



六十年日月星辰交會——專訪杜如虛教授

校園記者：楊淨嵐（中文/五）

杜如虛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兼精密工程研究所所長，多年來從事精密工程的研究。身為聯合書院成員之一，今年適逢聯合書院六十周年，杜教授贈送給聯合書院一隻特別設計的腕錶，作為賀禮。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曹操《觀滄海》）

這隻腕錶的設計非同凡響。它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計時方法和現代精密的鐘錶技術。腕錶名叫「斗轉星移」。除了有時、分、秒外，錶的中心還代表北極星。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國人對北極星情有獨鍾，中國古代歷法也是依照星辰環繞北極星的運動來制定的。錶面上的內圓刻有北斗七星和北極星附近其他星辰的轉動星盤，星盤的轉動指示着月和日，星盤旁邊還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標記。例如，當北斗七星的斗柄向著東方，那就是「斗柄指東，天下皆春」的時候了。在星空清晰可見的晚上，把中央的北極星對準天上的北極星，就可以依錶面找到北斗七星的位置，極有創意。

「星漢燦爛 若出其裏」（曹操《觀滄海》）

杜教授提到他從小就很喜歡歷史。十年前，他曾經在中大領導了一個鐘錶設計製作的研究計劃，此計劃雖然早已完結，但激起了杜教授對計時技術與藝術的興趣。十年以後的今天，當時參與研究計劃的學生早已走向不同的工作崗位，有的當了教授，有的在商界發展，也有的還在繼續研究鐘錶技術。為了紀念精密工程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在杜教授的指導下，學生們出力出錢，設計並製作出這一隻別出心裁的作品。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曹操《觀滄海》）

杜教授說：論鐘錶技術，瑞士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是世界第一。香港曾經排名第二，也是聞名世界的。西方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但中國有我們獨特的傳統文化，是西方難以學習模仿的。因此，他把獨一無二的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融入鐘錶，成為代表中國文化的精品，彰顯了中國「斗轉星移」時間觀。杜教授和聯合書院感情深厚。適逢聯合書院六十周年，在中國「天干地支」的紀年曆法中，六十年是一個循環，所以杜教授特意把這隻腕錶送給聯合書院作為周年賀禮。

「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序》）

杜教授還說，學習歷史，可以看到社會未來的發展。他談到發展需要積累。他說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度量衡、



車同軌，卻沒有時間統一記時的方法。直到漢武帝才有充足的時間，制定中國第一個統一的曆法——太初曆。太初曆確定了農曆的架構，這一架構一直沿用到今天。今天中國政府為了顯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同時保留了公曆及農曆。公曆元旦只放假一天，農曆春節卻放假三天。當時政府並不知道，這一決策會導致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動物遷徙奇觀——中國每年的「春運」有數億人穿梭南北。通過識古可以知今，杜教授說到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在不知情下影響十年後、二十年後、甚至幾百年後的人。很多當時以為是正確的，可能在多年之後被發現其實並非「正確」。

「雖世殊事異 所以興懷 其致一也」（王羲之《蘭亭序》）

最後，杜教授希望借這隻腕錶向聯合書院道賀：「祝聯合書院如同星辰一樣，周轉不息。」

